

# 和平主义的源与流

李斯为

1982、83年正当西方经济普遍陷于危机，回升无望之际，和平主义的政治运动却在欧美掀起几个大的浪潮。其组织之多，范围之广，成员之复杂令各国民政府为之侧目。同时，由于对经济复苏、恐怖主义活动等问题的引人注目，和平主义运动暂时被人们搁置一边。然而和平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的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依然存在。潜心研究和平的起源，研究新老和平主义之间的联系，以及西方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倾向等问题，既能冷静地理解这个新现象，又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其动向，是具有现实的意义。

## 一、和平与和平主义

“和平”是指非战争的状态。爱好和平，维持和平状态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开始成为生存的原则之一而存在了。在原始社会中，部落之间以及氏族内部的纷争与血战使整个民族的生存与繁衍受到致命的威胁。于是各氏族内部首先规定了本氏族成员必须遵守的和平准则，减少由此产生的内耗，以维持部落本身的生存。以后氏族内部的和平原则又通过各氏族之间的默契或盟约，推广及整个部落和数个部落之间。“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述为公式，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sup>①</sup> 氏族的内部和外部，不论使用什么手段，或战争

或结盟，都是奉行维持本氏族或氏族群的和平与安全这个最一般的准则为目的的。总之，和平状态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也是人类的最起码的要求。

人类祈求稳定，爱好和平的倾向是随人类社会的诞生而诞生，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久而久之，它就成为人类社会生活公认的基本准则。原始人的石块、棍棒、弓箭等，开初是他们用来猎食的生存工具，随着历史的发展，部分工具才转变为杀人武器。阶级和国家出现之后，原来氏族之间的纷争转变为正义的或者非正义的战争。此后的历史，每一页我们都能闻到浓烈的战争血腥味。同时，也能看到，人类对和平的渴望和对安全生存环境的孜孜追求。

和平，有史以来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然而，和平却总是受到战争的破坏和战争阴影的威胁。自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人民曾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血的教训使人民深深懂得了和平的可贵，并逐渐形成了只有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才是争取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的认识。人民，是制约战争的强大力量。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而掀起风起云涌的和平运动，风靡全球，一直断续地延至现在。

当今世界由于超级大国之间的激烈的争夺，在全世界形成了许多威胁和平的

“热点”。特别是在双方都拥有大量核武器的情况下，更给有关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但是，全世界人民深信：只有加强世界人民的团结，坚持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促使超级大国停止从地面到太空的危险军备竞赛，并制止其扩张干涉活动，新的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世界和平是当前国际形势的要求，也是时代的要求。基于这一要求，1985年第四十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和平宣言》，号召世界各国人民奋起捍卫世界和平，并正式宣布1986年为“国际和平年”。

和平，是世界人民的真诚愿望，是时代的选择。和平，是保障全人类未来的，合乎世界潮流的正义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不可逆转。

和平主义则是一种以非战为唯一目的的思潮。和平主义者将和平的原则从其存在的具体环境中抽象出来，把它绝对化，使之适用于任何条件之下。他们不知道或者不愿理解战争有性质的不同和结果的不同，他们也常常不自觉地夸大了人性中倾向和平与稳定的善良愿望，忽视社会的阶级、环境、国家制度、集团利益等社会因素对人的自我抑制。他们还确信，在人与人当中通行的某些道德准则在国家之间也适用。正是这种理论指导下的社会活动往往遭到现实的嘲弄。美国著名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就是鼓吹用祈祷和对上帝的信仰来感化白人种族主义者，以取消种族歧视和压迫。最后他自己却惨遭种族主义暴力的毒手。印度的圣雄甘地也主张“非暴力不合作”，以反对殖民地压迫，但也未能幸免于暴力的迫害。他们的活动曾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但从理论到实践又都不是完全成功的。

人们对和平的生存环境祈求和热望转化为和平主义的思潮，其后它又成为和平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兴起了某些广泛而复杂的群众运动就是和平主义运动。历史在演进，和平主义运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和平主义运动与历史上的和平主义运动有着较大的不同，它在各方面都带着鲜明的新时代的特征。它的存在与声势都说明，今天的和平主义有其生存的历史必然性与社会合理性。掩卷静思，不禁发问：那么什么是历史的和平主义，什么又是今天的和平主义，它们的区别与联系何在呢？

## 二、历史上的和平主义

和平主义及其运动从其思想性和规模来看，是二十世纪的政治现象。它从诞生到发展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却以多种形式出现过。为更好地说明今天的和平主义，我们姑且把六十年代初作为一个分界，把发生在此之前和平主义冠以“历史的”，或“老”，做些简单叙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近尾声之际，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各国都伤损惨重，成僵持局面，同时各帝国主义大国又捞足了实惠。英国得到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削弱了死对头德国；法国得到莱茵河西岸；美国借战争之机打入欧洲；德国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它夺得塞尔维亚，比、法、俄各自领土的一部分。两大集团的仆从国也纷纷拾到牙慧。但是战争也确使交战双方的人力、物力消耗殆尽，虽未两败，但却俱伤了，为休养生息，用暂时的和平假象将已到手的利益合法化，德国政府首先开动宣传机器，高唱起和平的调子。德国的仆从国慑于其实力，虽未能满足分一杯残羹的

要求，也只得忍气吞声，亦步亦趋鼓噪呼“和”。一些中立国此时也积极响应，和平主义的喧嚣顿时弥漫欧洲。列宁曾对此做了一针见血的分析：“这种空谈不是天真的愿望，就是掩盖真相的欺骗谎言。这个时期，这次战争和这个企图缔结和约的时机的真相，就是帝国主义分赃。”<sup>②</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除了上面资产阶级政府鼓吹的和平主义，还有机会主义者的和平主义。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屠拉梯、齐美压尔得派右翼等就是其代表。他们利用欧洲人民厌战的心理，唱高调，摆噱头，在可能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时，却组织群众上街游行，替资产阶级政府当吹鼓手。在德国，以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一边对其他帝国主义的兼并政策加以规劝，一边对本国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和切身利益采取或缄口不言，或从具体要求走向一般原则的态度。意大利的屠拉梯则在国会利用和平主义的美妙词句替意大利政府的扩张政策掩饰。他要求德国撤出其在被占领的军队，要求“在那些无疑是属于意大利并且适于战略保障的地方，修改意大利边界”<sup>③</sup>，以形成欧洲的和平。屠拉梯认为这是意大利为和平做出贡献应得的补偿。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与各社会党宣传资产阶级坐地分赃需要的“和平”的另一种表现是：不负责任地重复和平主义的愿望，用丝毫无助于根本改变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地位的口号“平等、自由、和平”，来随声附和资产阶级政府提出的“和平政策”。他们甚至企图用有利于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的“文化自治”的口号，即弱小民族以承认国家政治与经济的殖民地地位换取文化民族性的保证，来麻痹殖民地人民，与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唱对

台戏。实质上，“真正为民主的和平效力的，不是那些重复一般的、无所谓的，不负责任的，好心肠的和平主义愿望的人，而是那些既揭穿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又揭穿这次战争所准备的帝国主义和平的帝国主义性质的人，是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反对万恶政府的人。”<sup>④</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仍然没有脱出和平主义的范畴，成为历史上和平主义的一个颇具特色的表现形式。战争虽然结束了，战争的残酷性却使各国人民开始正视它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此时，美国的实力已大大膨胀，注意力慢慢从美洲移向世界。为主宰全球，抬高美国在世界政治事务中的地位，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建立理想化世界秩序的设想——《十四点纲领》。这个纲领一方面表现了美国对英法力量的排挤，同时从“公海航行自由”，“消除贸易壁垒”，“公开外交”等条文中也可看出威尔逊呼吁列强让步，共同建立理性的，自由和平的大千世界的幻想。然而讽刺绝妙的是，最后美国国会否决了美国参加由自己建议而建立的国联。世界各国人民终于在国联假托管之词，行奴役弱小民族之实，以及打着维护和平招牌对苏联的武装进攻等事实面前清醒过来，不再对它寄以希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平主义再次改头换面，以绥靖主义的面孔出现。英法以绥靖换“和平”，不但解除了自己的思想武装也削弱了盟国的戒备导致历史上出现了一幕惨况空前的悲剧。

历史上的和平主义运动，大多是由不同性质的政治或党派为着不同的目的倡导和领导下兴起的。作为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它与战争的发生结伴而行，留下了自己声息，并成为当代和平主义的源

头。

### 三、今天的和平主义

随着超级大国间军备竞赛的加剧，八十年代和平主义运动再次进入新的高潮，但它的形式和内容已有了较大的变化，其目标也有所转移。在西欧与北美出现了大批诸如“争取生存世界委员会”、“美国科学家委员会”等民间发起的反核组织，他们还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1983年底西欧群众在本国的导弹基地或机场外结成人墙，阻止按“双重决议”运入美国导弹。以日本为终点，横贯欧洲的世界性和平运动“83——和平进军”，有十数个国家上百万人参加。甚至在苏联，也出现了一次倍受监督和控制的反核战示威<sup>⑤</sup>。今天的和平主义思潮与运动其范围之广，自发的群众基础之雄厚是历史上的和平主义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不但反对别国的战争政策，更主要的是反对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与庞大的军费开支，反对部署与发展核武器。这是一个全新的政治现象。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老和平主义的痕迹，但又注入了许多新的社会条件下的科学合理的因素。

欧洲各国实力大体相近，历来就有利用均势维持和平的传统。今天西欧的政治是以内外的两个均衡，即欧洲各国民政治与经济合作的内部均衡，和西欧整体与美国结盟以此抗衡苏联集团的外部均衡这对双重安全支柱为内涵的。在此环境中，西欧群众宁愿相信合作与均衡的理论，而不喜欢威慑的战略。他们更多看到的是设在西方公开的战略基地的核设施，普遍地对政府关于东欧部署着对准西欧导弹的宣传持怀疑态度。他们愤慨于国家大笔军费开

支影响经济的增长，并想刺激苏联，提出了：“中子弹只会增加苏联不安”的口号用以反对欧洲的整体防务战略。

近年来参加和平主义运动者的成份复杂。青年是主要参加者。他们大多生活有保障，但生活目的模糊。为渴求和平环境而参加了运动。青年们力求在其中发挥自我力量，寻求某种精神的寄托。因而他们的行动较主动、激烈，口号也更富有理想色彩：“我们要爱情与和平。”女权主义者也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她们一方面反核反战，同时也表示要通过和平主义运动显示妇女的政治作用，借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她们在英国的格林汉康芒基地将孩子们的衣服挂满基地的铁丝网，表示要争取下一代人的和平，并提出：“只有妇女能拯救世界”的女权主义口号。反核和平运动中还有一部分人是生态保护主义者，退役军人等，他们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投入这股洪流，并接受了运动的共同主旨，既扩大了这支队伍的气势，也加重了其多样化的色彩。

庞大的和平主义运动队伍，依其对待裁减核武器的态度可大致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主张单方面裁军和平主义者(Unilateralists)，他们可谓运动当中的激进分子。他们主张西方应当率先自动开始停止核武器的试验与制造，单方面减少或全部拆除核装置，并希冀西方的率先行动能博得华约集团的仿效，以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这派人的主旨是：给本国政府以压力，令其接受自己的观点。然而这种见解在西方各派别之间也颇有争议，特别是受到官方人士的批评。果真如此，将把一个不设防的西欧置于苏联的核与常规武器威摄之下。另外，裁减军备是否包括常规武器；如何看待国防的涵义；确保防御的程度是什么等

问题也使这派人面临着挑战。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激进的荷兰和平主义者，荷兰教区的和平委员会，以及英国的核裁军运动的成员。他们最有代表性的口号是：“宁被征服也不愿死(Better red than dead)”。另一阵营是双边裁军和平主义者(Bilateralists)，或叫做多边裁军主义者(Multilateralists)。这一派成员的成份五花八门，人数也较前一派多，一般普通的反战人士皆可划归此阵营。许多西欧人自称反核战争，也都将自己列入这派。所以西方人常称这派为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强调与西方共同裁军以达到世界和平，希望西方的自由化思想和反战情绪能渗入东欧，特别是那些一向与西方有密切联系的东德、罗马尼亚等国家的政府，使其在内部和平主义压力与外部西方裁军让步影响下，共同削减核武器。但是至今他们在东方引起的反响甚小。1983年两位打算在苏联扩大影响的“北欧和平进军”的组织者，在莫斯科竟被以所谓的“流氓行为”拘留十五天，失去了参加组织游行的机会。持共同裁军观点的一派也遇到了问题：削减是按比例原则还是对等的原则，不同方法，结果相去甚远。另外，英法的核力量是独立的还是算入美国的核力量中一同削减；远程战略轰炸机是否列入战略运载工具之内等问题也令这派人士感到棘手。他们内部成份复杂，重大问题难相一致，其影响也大大被削弱了。

近年来各国的和平主义运动中都有一些执政党的成员和在野知名人士参加，特别是一些国家的工党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其中扮演了活跃角色。但从工党和社会民主党整个反核政策的历史看，他们在台下时多以反核的姿态出现，利用群众运动为自己的竞选造声势拉选票；上台后，大

多采取较为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核部署战略。以英国工党为例，自战后开始，每一届接手工党入主唐宁街的保守党领袖都发现前任工党政府在核武器的研制与部署方面的贡献。1951年丘吉尔上台前，艾德礼的工党政府已将核弹试验推进到第一阶段；1970年保守党大选获胜，希思立即接手了前任工党政府发展起来的北极星核潜艇力量；保守党撒切尔夫人的前任，工党的卡拉汉政府在任期间就已经正式决定部署美国的巡航导弹，并将能载两枚核装置的美式F—111飞机在英的总数增加一倍。撒切尔政府进行的购买美三叉戟导弹的贸易，也是上届工党政府执政期间决定的<sup>⑥</sup>，台下许诺，台上改变初衷的做法令西欧群众茫然不知所措。这也是和平主义高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984年美苏间的战略武器谈判由于苏联离开谈判桌而一度陷入僵局，美国部署导弹的决议也正式开始实施。1985年，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投入实际研制阶段，苏联方面也不示弱，表示要针锋相对地开始此项研究，超级大国军备竞赛紧锣密鼓，进入了空间领域。但和平主义运动并未如前两年那样声势浩大，为什么？原因是多方面的：(1)各区政府对和平主义者的活动，口号已司空见惯，压力感减少了。同时经济问题和恐怖主义活动使和平主义运动的报道退居次要位置。(2)西方经济回升，人们注意力被引开。原先抱怨军费牺牲了经济的那部分人的态度其激烈程度有所缓和。(3)西方各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与美离心倾向加大。1984年中荷兰议会和比利时政府都要求推迟部署美国巡航导弹。85年新年伊始，新西兰又宣布拒绝美国核舰艇进入新西兰水域。离心倾向部分地减少了和平主义者对本国政府拴在美国战车上

的担心。这无疑也减弱了其运动的势头。(4)西欧各国已从三十多年的经济联合走上政治协调阶段，特别是在对核武器，欧洲防务等政治意向上趋于一致。这个趋向程度不同地减少了一些和平主义者对本国所能首先成为苏联核打击目标的担忧。(5)1984年里根政府重振实力的外交政策已有明显结果。星球大战计划虽然表明美国的宇宙空间武器系统的领先还只停留在蓝图无疑平慰了欧洲不少人对美国企图推卸保护西欧责任和军力衰弱的忧虑，使这部分人参加运动的热情也降了下来。

1984、85年和平主义运动进入相对低潮期，规模小并且集中在反核武器和核能的污染问题上。但引起它再发展的社会因素依然潜在。人类追求和平的理性在经济、文化日益发展的趋势下仍在增长。

#### 四、对今天西欧和平主义的评价与估计

近年来和平主义在西方盛而不衰，原因是多方面的。人民对政府庞大军费支出的抱怨；饱尝工业化时期污染之苦的人们对今后生存环境的普遍担忧；打欧洲局部的有限核战争的理论引起被出卖的恐惧感；苏联核武器系统生存能力使西欧人对美核保护战略可靠性产生的怀疑，和由此产生的转求它途的愿望；对美苏双方核储备摧毁世界威力的认识；以及欧美之间，欧美对苏政策上由于苏联“缓和物质化”的离间外交产生的芥蒂，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这个运动的存在与发展是必然的。

当前和平主义运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青年人，将他们参加运动的原因仅仅解释为惧战和精神空虚是不够全面的。在西方，青年一代（35岁以下）对战争基本上是

陌生的，他们很少相信政府关于战争迫在眉睫的宣传。他们思想激烈，易于冲动，参加运动更多的是要反对国家的国内政策，为了体现自我。中年一代（35—50岁）对经济衰退引起生活上窘境的担忧，更甚于对战争的考虑，因而更为关切政府的有关切身利益的各项政策。老年一代（50岁以上）才真正对战争记忆犹新，谈战争色变，参加运动主要是为了反战。对这三类人，我们应当区别看待。另外，西方物质生活的丰裕与生活目标盲目之间的矛盾，社会差别的扩大，驱使不少人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活动是他们发泄失望与不满的反抗形式之一，我们也应当充分注意和理解这部分人的思想情感。

从社会学角度看，任何一个社会的人对社会的要求，首先是衣、食、住的生存上的物质条件，这个前提满足之后，人们会追求高一级的稳定的生存环境：社会各成员间的和平、友爱、平安等。嗣后，社会的人还会产生更高的社会要求：自身的社会地位、名望，以及社会尊敬等心理上的满足。因而渴求和平与安全不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相对于物质满足的进步，是向高级要求发展的中间过渡阶段。今天的和平主义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政治现象，但它也是“老”和平主义的自然延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它在社会意识、理论上的影响，带着它不健康的因素。因此，也就可能被政客或资产阶级政府利用。但是，它又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现代的科学理论，包涵有非常广泛的普通民众的合理要求。这是今天世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了的；也是它与老和平主义发生根本差别的主要原因。不难看出，今天的和平主义运动的存在具有合理性、进步性的一面。我们既要看到它带有老和平主义思

潮持有的单厢情愿，较少顾及现实的短视的一面，又要看到它具有的群众基础，有与一定的社会进步的一面。前者是我们反对的，而后者则是需要我们肯定的。

西欧和平主义运动有其组织形式，和相当规模的积极分子参加，并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和支持，近年来已经有定期化的趋势。但它仍属群众性运动。西方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各种政治力量总能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影响政府决策，因而没有一种政治思潮会长期游离于国家政府之外。六十年代末美国国内的经济困境与反越战情绪迫使尼克松政府不顾面子从越南全部撤军就是一例。政治家们已经注意到这个趋势。基辛格在其《改造北约计划》一文中就认为，北约目前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中，头两件就是西欧和平主义与核裁军。他认为和平主义运动可能会通过施加压力或支持建立新的政府来执行单方面裁军的政策。这股力量加深了欧美的离异并削弱了北约的防卫力量<sup>⑦</sup>。

可以预料，基辛格为缩小欧美政策分歧提出的方案：改造北约计划，要实现起来困难重重，而且也难一时奏效。况且，西方历史传统中已形成了有利于群众影响国家战略决策的制度。今后西方各国在本国参加一集团对另一集团的战争或世界性战争时，民众意愿的影响将愈发明显，政府也愈难于做出完全与国民意见相悖的决策。一旦集团间战争爆发，和平主义者都会促使本国政府和群众倾向于一个更接近本民族利益的选择。假使政府按条约义务

参战，他们的主张也会极大地影响士气。目前在西方，“大多数国民对维持军事力量的必要性日益怀疑，这种怀疑随着缓和的长期化和社会化，以及自然的威胁突出和扩大而进一步加深”。<sup>⑧</sup>

怎样保卫自己，争取和平，对西方各国民政府和人民，以及我国政府和人民都既是老问题，又是新问题。我们反对对战争的消弭抱有幻想，但对今天西方人民群众中存在着具有新内容的和平主义思潮也不能视而不见。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就发生在西方的群众和平倾向说过：苏维埃必须“帮助各国人民干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sup>⑨</sup>。我想这个政策对我们正确认识与对待今天的和平主义运动会有所裨益，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贯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sup>⑩</sup> 的大好形势。

#### 注释：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单行本第49页，197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902页，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同上，第906页。

④ 同上，第908页。

⑤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 1983年4月10日版。

⑥ 英国《卫报》1983年4月15日版，《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 1983年4月2日。

⑦ 《时代周刊》(Time) 1984年3月5日。

⑧ 《今后的日本》第22页，日本人八十年代委员会著，1980年7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⑨ 《列宁选集》，第29卷，第229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⑩ 《人民日报》，1986年3月26日。